

[若有所思]

伞下世界

□商玉玲

因为喜欢伞下的世界,所以喜欢夏天,喜欢雨天,喜欢雪天,喜欢一切能有理由撑伞的时光。

美丽的夏天,撑着一把撒满碎花的太阳伞,悠闲地走在烈日下,只要稍稍斜依伞把,就可以沉浸在自己的幽静世界里,奇思妙想,天马行空。

飘着蒙蒙细雨时,撑一把紫色的小伞,慢慢地走在雨中,把伞半移,就能让雨丝柔柔地抚摩脸颊;把伞半撑,便觉得是一片荷叶,陪自己坐在雨之湖心。

下雪的时候,会换一把红伞,心中隐隐有种文艺情怀,觉得踏雪总是要去寻红梅的,火火的红伞便是雪天最好的道具。纵然寻不到梅,心情也跟着变成了火红的。

伞,似乎也是爱情的信物。想那西子湖畔,没有那把油纸伞,能有白娘子与许仙那份断肠之恋吗?

伞,也最能为女子增添婉约之气。想那丁香花一样的姑娘,走在湿漉漉的台阶上,没有那把油纸伞,又怎能如此韵味盎然?

我喜欢伞,每到一个地方,都要逛街买伞。在山西,买过一把粉色的绣有仕女图的小伞;游张家界,在下着雨的山路上,欣喜地买下一个小姑娘沿街叫卖的紫色雨伞;去桂林,选了一把古色古香的木柄小伞……多年下来,各种颜色、各种款式的伞盛开在家里的各个角落。每一把伞,都记录着我小小的惊喜。

我最珍贵的,还是那把暗红色的油纸伞。

当年,我撑着这把油纸伞走进他的家门。多年以后,他总是提起那个场景,说太遗憾,当时没有用镜头定格下那一幕,说我当时在油纸伞下红着脸的傻样子,他永远也不会忘。

是呀,当时我就是执拗地要用红油纸伞,因为我天真地以为,只有红油纸伞才符合当时的情绪,才有雨巷的浪漫,才有古老爱情的味道。这可能是天真岁月里的一种天真情结吧。每每忆起,那份美好犹在眼前。

总觉得现在的人少了古典的韵味,一把伞,似乎仅仅为了遮阳或者避雨,伞下是一张张浮躁、焦虑的脸,丝毫没有感受美好、浪漫的细致情怀。伞下世界,日益喧嚣。踏雪寻梅、雨巷漫步、红油纸伞下的浪漫,似乎越来越遥远……而我,仍旧执拗地喜欢着这一切。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



菜园来客 苗青 摄

[生活手记]

捉虫记

□徐斌

看电影《捉妖记》,便想写篇《捉虫记》。如今,我的大脑就像菜地,做什么都会想到蔬菜。

这两年,网上有教在阳台上种菜的视频,很多人跃跃欲试。然而种菜也是门学问,必须亲自实践才行。真种起菜来,可没那么轻松,且不说搭豆架、划蒜苗、摘蚕豆、永无休止的薅草,单是捉虫,就累得人腰酸背痛。

好在气味特别的菜,虫子是不吃的。韭菜、大蒜、洋葱都有点儿冲,芫荽香气扑鼻,它们碰都不碰。有浆的菜,比如茼蒿、莴笋、生菜、油麦菜,它们也没兴趣。倒是空心菜,它们有时会搭搭嘴,就像开奔驰宝马的高兴起来骑骑自行车一样。至于毛豆、豌豆、四季豆,它们看都不看。虫子挑食得很。

蔬菜上的虫,主要有两类,一是蚜虫,一是菜青虫。它们因喜好不同,各有各的地盘。

蚜虫最爱豇豆、蚕豆、番茄、辣椒。它们小的像芥菜籽,大的如芝麻粒,每次出征,都要排兵布阵,集团作战。

它们爬上豇豆茎,把茎裹得严严实实,叫你看不到一点儿绿——乡下人叫它们密虫,真有点道理。它们用肉眼看不见的嘴,吮吸茎上的汁液。慢慢地,茎软了,叶子蔫了,花也谢了。我用两个手指头,顺着茎从上往下捋,一遍一遍地捋,一畦豇豆捋下来,手指头像染了墨。

好容易熬到豇豆结荚,豆荚像筷子似的垂挂下来,它们又把豆荚裹紧。这也是要捋的,不然豆荚会干瘪。菜农种的豇豆多,一垄望不到头,只能打农药治虫。有次妻子住院,我在陪护,同病房有个菜农,说等到豆子结荚,一天不打农药都不行。

菜青虫喜欢白菜、萝卜、苋菜、空心菜。去年,我种了二十棵圆白菜,现在叶子长得跟芭蕉扇似的,并逐渐包起。没想到,菜青虫像婴儿找到了母亲的乳房一样,天天趴在菜叶上,肚子都是鼓鼓的。菜青虫约三厘米长,浑身青色,跟菜叶差不多,不注意根本看不清。大大的不规则的虫眼,菜叶上的黑屎,还有青色的卵,则会暴露它们的行踪。圆白菜叶较其他菜叶厚、硬,像打了蜡,它们或许是喜欢在上面磨牙?

书上说,这种菜青虫白天活动,以晴天中午活动最盛。我看它们是昼伏夜行,吃露水叶,见太阳一出来,就到菜叶背面或叶柄处隐藏。雨天菜青虫也多,是以为园主雨天休息吗?它们跟人斗智斗勇。

我每天进菜园,总是先看圆白菜,看看正面,再看看背面,总能捏死几条菜青虫。有天早上居然捏死十几条,满手的绿。圆白菜长了一冬一春,已经可以食用,给虫子啃食掉就太可惜了。如果大面积种植,还是只能打农药,所以有人烧干锅包菜不洗菜是不对的。

瓜秧也招虫。我种了黄瓜、冬瓜、南瓜,都有虫,还有蚂蚁顺着藤蔓(wàn)爬。有时候,瓜秧的根断了,会发现根蛆、地蚕、蛴螬、叶螨等。它们天天跟我打游击。我也不烦,奉陪到底。种菜就是锻炼,练体力,练耐心。

陆游写过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:“古人学问无遗力,少壮工夫老始成。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说的是读书,我觉得用到种菜上也行。

[至爱亲情]

海棠花饭团

□李玲

在东北,每人初夏,都会盛开满树的海棠花。那些粉嫩的小花苞,从嫩绿的树叶间冒出来,仿佛在一夜之间全绽开了。

小时候,我特别喜欢海棠花的香味,常把脑袋伸到花朵之间,使劲把那淡香往肚子里吸。有一次,我吸着吸着情不自禁道:“这花要是能吃,该多好啊!”奶奶听了,抬头笑着说:“能吃啊,你去摘些花下来,奶奶给你做海棠花饭团。”

我蹦跳着跑进屋,端出饭盆,七手八脚地摘了一盆海棠花。

奶奶去除里面的杂质,然后将花瓣放在清水中轻轻搅动,洗掉灰尘,捞出后,再放到事先化好的冰糖水里浸泡。

趁花瓣吸收糖分的时间,奶奶便去煮小米饭。奶奶一边在锅台上忙活,一边给我讲解,她的脸淹在一团热气中,额前的几缕银丝被热气冲得直往上飞,飞着飞着贴到了眼睛上。我蹲在灶前帮奶奶烧火,看着她抬手将头发别到耳朵边,忽然觉得奶奶特别美。

米饭捞出凉干,凉到温热打散,然后把泡好的花瓣撒进去,用勺子轻轻搅匀,就可以捏饭团了。奶奶轻轻捧出一小把花瓣饭,双手一扣,反复攥两下,一个饭团就成了。

金黄的小米饭里夹着片片粉白的花瓣,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我接过奶奶递过的饭团,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,鼓着腮帮子说:“真甜,真香!”奶奶笑着:“慢点吃,别噎着。”然后伸手捏掉我嘴角的饭粒,回手又递给我一个饭团……

那之后,每年夏天,奶奶都会给我捏海棠花饭团,捏完就放在饭盆里等我。我在外面玩够了,跑回家,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。那些饭团成了我童年最美味、最常见的零食。

没想到的是,这本属于夏季的美味,竟然出现在了生病的那个冬天。

那个冬天,我的风湿病严重起来,不能走路,只能卧床休息。我的情绪极度低落,吃不下东西。这时,奶奶又端出我爱吃的海棠花饭团。

原来,奶奶在夏天时将海棠花摘下来,晒干储存,准备随时给我捏饭团吃。那些海棠花晒干再泡开,依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

奶奶把饭团拿到我鼻子下,笑呵呵地引诱我:“吃点这个吧?”我闻着饭团的香味,看着奶奶那充满期待的眼神,眼泪流了下来。

多年后,我熬过疾病,走进城市,每到夏天,就会想起家乡的那棵海棠树,想起奶奶的海棠花饭团。那屡屡清香伴着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宠爱,始终在我心头萦绕。